

# 「宁波帮」 中国电影界的

陈济开 编著

宁波籍电影家以独具的文化品质，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合力，  
从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冲击波，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 序一

陈济开先生搞电影宣传工作当年不但在宁波全市范围内、浙江省电影系统内出名,甚至在全国电影系统里也有点名气。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任鄞县人民政府分管文卫的副县长,那时我是不认识陈济开的。1988年春,我到北京参加会议,会议间隙,与秘书汪兴树一起逛西单商场时,忽见路边一高楼前挂着“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的牌子,因为我是分管文卫的副县长,职业的敏感使我想到中影总公司去看看,遂与老汪一起走了过去。

当我们拿出工作证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的门卫登记时,那个门卫同志不识鄞县的“鄞”字,问我们:“你们是什么县来的?在哪个省哪个市啊?”我们的普通话说得又不标准,门卫同志还是听不懂,他就不让我们进。这时,来了一位骑着自行车、穿着蓝衣服的中年人,他听到我们的话后就立即下车问我们:“你们是鄞县电影公司来的?是不是陈济开呀?”我当时一头雾水问老汪:“陈济开是谁呀?”老汪马上对那位同志说:“不是!这位是阿拉县里的胡县长,我是他秘书。”“是吗?请跟我进来吧!”门卫师傅向我们介绍说:“这位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宣传处的金忠强处长,上海人,你们的话他听得懂,你们就随他进去吧!”

在金处长的办公室,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们认不认识鄞县电影公司的陈济开。我不认识陈济开,就指了一下老汪说,他的女儿也在鄞县电影公司工作,他一定认识的。老汪对金处长说:“陈济开,我认识,是负责县电影公司宣传工作

的。”金处长对我说：“我的祖籍也是鄞县，在韩岭金家，但我出生在上海，从没去过老家。陈济开，我只知他的名字，人从没碰到过，所以刚才我以为是他来找我来了，哈哈！他宣传工作的确搞出点名堂来了，喏！这一期《电影评介》中就有他写的文章。”我信手拿来一看，文章后面作者具名是浙江陈济开。这是我对陈济开的第一印象——连中影公司也知道他的名字。作为主管文卫工作的副县长，手下的兵能在京城有点名气，心里顿时感到蛮高兴的。随后，金处长还特地为我俩安排放映了一场“小电影”，只有两个人观看的电影专场，这在当时是何等的待遇啊！金处长说：“这个小观众厅座位舒适、音响效果特好、光线清晰，是文化部领导审查新影片的地方。我有工作，不陪你们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看过的电影叫什么名称是记不清了，但这个事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

回来的路上，我对老汪说：“陈济开真厉害，连中影总公司领导都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今天能有这种待遇是托他的福啊！”

记得从北京回来后，我把陈济开叫到了我的办公室，向他讲了这件事，并要求他给金处长写封感谢信，转达我的谢意。

不久，陈济开从县电影公司调入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我们相处的机会就多了。他经常对我说：“我深深热爱着电影工作。”故而，他虽然离开了电影公司，但从未放弃过对电影工作的研究。那些年，我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他写的有关电影的文章。最近，他的《中国电影界的“宁波帮”》写成了，我在此对他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他退休后还笔耕不息，取得丰硕成果！

是为序。

原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胡成伟

2018年5月

## 序二：相蕴

一早起来，坐车一个多小时，步行二十几分钟，走进斗室，打开电脑，一切准备就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桌上《志》。如此工作，单调了一些，但很充实。“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即是闭门人。”如此周而复始，平淡了一些，但很纯粹，也很超脱。修志三年，贮存在生命记忆中的是一叠厚重的生活。偶尔打开，翻箱倒柜，淘尽三江五湖水，却不见原味的的生活。昨日还不远，又都是自己的亲历，为何……

这时，老陈乐呵呵地走进来，手里提着一壶水，给我满上一杯。泡上一些金钱草，这水就有了色调，有了味道。喝老陈泡的茶，是我三年生活的一部分，这事不算重要，不为记忆所存。老陈出去了，我说声谢谢，信手举杯，呷了一口。对啊！这才是生活的原味。我顿然有悟，其实贮存在记忆中的生活，失掉了原有的场景，没有了原来的情绪，所以即便昨天很近，也变得僵硬，甚至变成连自己都难以解读的《易经》。看来，凭记忆复制生活只能是一个奢望，我不再打开记忆去寻找，但欲望仍然强烈，如果真能够复制三年生活，我愿意拿出三十年记忆来做交换。

不说了吧，说说老陈。老陈是谁？堪称吾师。三年之前，我选择来修志，所有的资本就是教了近三十年的书，或许在人在己的眼里算是一个文人了。文人爱玩文字就像武人爱玩枪一样。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玩文玩到语言精美、富有文采，就能流传久远，这一点我知道。然而“文士撰文，唯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唯恐出之于己”，所以“文人不可与修志”。对于这一点我却不知

道。这就是所谓书读了半懂,许多事也只是半懂,哪些是真知灼见,哪些是无病呻吟,容易分不清。书读了半懂,即便会有一些思想的闪耀,也常常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即便写成文章,字里行间也是散发着一股酸味。我估计自己连这样的文人还算不上,我最多不过是“文不像读书人,武不像救火兵”而已。如此一衡量,觉得来修志还真有点不明智。“智者不为非其事”,事有应做不应做之分:应做则做,不应做则不做——这是明智者;如果不应做的事也去做,就糊涂至极了。选择来修志,的确有些贸然。

不过人生如同下棋,大丈夫落子无悔。既然选择,就当坚持,不计后果,不问得失,于是我赶快融入一个新的团队——我们这个团队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团队里的队员秀拙相蕴。当然秀者居多,有一直在志史工作岗位上耕耘了几十年的老领导,有曾经参加过修志工作的老同志,有科班出身、有所学习、有所研究的修志新人。竖观横视,拙者唯我而已。我既没有修过志,也不是历史专业的,甚至没有十分专业地通读过一本志书……“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大凡修志之人,最好有一些非常的生活体验。这一切,显然今人都不会有。我一无所有,是一副深情款款的拙相,加一副双手跟不上大脑的拙相。

这个时候,老陈来上任了。他非常亲切,一见面就是熟人。老陈参加过一轮修志,是过来人。“欲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正好他被安排在我隔壁的办公室,近水楼台,讨教方便,自然就是吾师了。古人云:“修史之难,莫过于志。”此言不假。我与老陈日后就成了如此“患难之交”。平日,我们同食;外出,我们同住。三年修志,我们打破了一句老话,人无千日好。

老陈干过电影放映工作,干过区府办接待工作,可以说一生工作都处在“动”中。老陈参加过一轮修志,身后有厚厚一沓书稿,常常有文章见报,还出版了散文集《窗外的云天》和《后窗时代》,可见他又能常处“静”中。即便今日,老陈在“静”中,仍常忘食,每天中餐如果我不叫,他十有八九会误时。一般人或能“动”或能“静”,不能兼有,而老陈“动”能至“闹”,“静”能至“寂”,这一点,我很久没有读懂。论读书,我还算内行,书里有作者自己的知识结构,前后连贯,所以读书要循序渐进,必须先读懂前面,才能读懂后面。但此法读老陈不行。我与老陈相识时,他已退休,不可能从前面读起,只得从后面读起。老陈还的确是

一本书，他见多识广，身上发露着智慧，遍洒在各个生活细节中。所以读他无论从前面读起，或从中间读起，甚至从后面读起，均无妨碍。

我生长在鄞州，工作在鄞州，早过知天命之年，说鄞州也知一二，但经与老陈三年过招，始觉他才是“鄞州通”。我不过是一教书匠，三尺讲台，四季耕耘，早已将时间空间紧缩，所读的书便唯教科书，所关注的事唯考试……教书大半生，穷得只有教科书和考试，哀莫大于此。我自知无药可救，与老陈相比万般不同，但我们竟能为友，随遇而安，其原因在于彼此读懂而能“相蕴”。

“相蕴”是老陈，“动”“静”集于一身；“相蕴”是我与老陈，不同经历的两个个体相互尊重；“相蕴”也是我们整个团队，每一个个体的存在各不相同，可以互相包容，可以发挥各自的功能；“相蕴”是成功的修志过程，“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

三年修志，得“相蕴”足矣！“穷老宁须叹，吾生得已多。”我心已定，庆幸当年的“落子无悔”。

“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庄子精神中的“相蕴”，“蕴”是魂魄，万物应“蕴”而生。汉字三千，庄子为何独钟情于“蕴”一字？“蕴”是一种才气，才高莫高于大容，能接纳纯朴、简明、本色是大容；“蕴”是一种品位，品高莫高于大智，淡淡随风飘过，不惊动人，又无时无刻不在爱抚周围的一切是大智；“蕴”是一种吉相，相高莫高于大象，像兰花，像月光，像玉石，像湖泊，气象万千不张扬是大象。庄子“蕴”之选，真叫人拍案叫绝！

“相蕴”必将是一部成功志书的标志。在一个文化发展和史料发掘如火如荼的时代里，为一方发展提供借鉴是《宁波市鄞州区志》编写的要求。

《宁波市鄞州区志》早已出版，我与老陈各自从事新的工作。前些天，忽闻老陈的《中国电影界的“宁波帮”》也可出版了，真是可喜可贺。抹不去的“相蕴”，又涌上心头。

《宁波市鄞州区志》编辑部责任编辑 郑传杰

## 自序：我的电影生涯

我自 1965 年 3 月参加鄞县电影放映工作始，到 1991 年被调入到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止，搞了整整 26 年的电影工作。这 26 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因为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祖国的电影事业！

我操作过 8.75 毫米（我国最小的电影放映机）到 16 毫米的流动放映机，也操作过 35 毫米固定放映机（最大的放映机，又称座机），我是一名拥有电影放映技术合格证书，可以操作各种电影放映设备的放映员。我又是一位电影宣传员、评论员。在这漫长的电影生涯中，我说不清绘制过多少张电影幻灯片，构思创作过多少电影宣传画报。在那电影是党的重要宣传工具的年代，电影放映队（包括城市中的所有电影院）都要运用幻灯片这一形式，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电影放映前，都得放一些自编自演的幻灯片节目，以快板、对口词、宁波走书、说唱等形式向电影观众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当前党的工作中心任务与发生在身边的一些先进事迹、好人好事等等。放映员晚上为农民放电影，白天就深入放映点，捕捉当地近段时间发生过的或者正在发生的要闻轶事，先用文字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再用简洁的语言编成说唱资料，写在幻灯片上，配上插图，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电影观众进行宣传。所以，我又是一名“山寨”记者和美术工作者，这 4 厘米 × 6 厘米的幻灯片，有玻璃做的，也有胶片制成的，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没见到过。在这么小的一张幻灯片上写字、画图画，是要有相当功底的，玻璃片很滑，一般是写不好的，胶片有油光，难以上色。但我们这些放映员不但能在玻璃片上写出各种各样的字体，而且还能在玻璃片上绘

画、着色。比如影院电影未放映之前，银幕上那个画有月亮和松竹的“静”字、画有牡丹花之类热闹场面的“观众们好”，在放映中途换片时那张画有摩托车和电影胶片的“影片未到暂等片刻”幻灯片都是由我们这些放映员手工描绘成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鄞县农村各乡镇、单位相继办起了电影放映队。农民们也大多从站着看电影变成坐在影院中看电影了。这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把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电影宣传工作必须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然，电影工作也从几十年来党的宣传教育工具转变为以增进经济效益为重点的娱乐形式。为了招徕观众，电影宣传人员要把精力放在影片宣传工作上，重点抓映前介绍，比如在影院门口绘制巨幅电影海报、刊出剧情介绍、编写影评文章等等。所以，我这样的电影专职宣传工作者，就有了每月到市电影公司或者省电影公司观看各电影制片厂刚刚摄制完成而还未在社会上公开发行放映的最新影片的机会，这一高规格的待遇叫“工作看片”。有时到杭州，有时到舟山、温州、丽水，反正省内各地区轮换跑。这还不算，各县还常常举办幻灯调映活动。各县推选一些内容健康、编写精巧、绘画水平高的幻灯节目进行汇映（戏剧界叫会演）、电影画报宣传评奖。这些专题活动，有市里办的，有全省范围内举办的，也有华东地区举办的。活动搞得热热闹闹又轰轰烈烈，曾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末在全国电影系统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这些活动也为我们这些电影宣传工作者提供了锻炼和表现的机会。我有幸参加过上影、北影、浙影等制片厂来宁波拍摄电影的活动，认识了电影界的一些名导演（如谢晋、谢铁骊、汤晓丹、李前宽、天然、于本正等），也有幸认识了我国电影界的一些名演员（如刘晓庆、潘虹、达式常、杨在葆、许还山、张铁林、龚雪、毛永明、丁岚、向梅等），并和专演蒋介石的上影特型演员孙飞虎、北影厂的赵恒多成了朋友，最难忘的是与电影《少林寺》中牧羊女的扮演者丁岚在阿育王寺参加电影《拾花轿》的拍摄，以及多次参与上影厂来鄞县天童寺、阿育王寺、鄞江桥等地拍摄《铜头铁罗汉》《曙光》《蓝色档案》《闪光的彩球》《难忘的战斗》《车轮四重奏》等影片的选外景、制场景和协助制片、照明等活动。

通过几十年的奋斗和努力，我获得了中国电影学院电影文学专业大专毕业证书，还被吸收为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会员，取得了省、市电影家协会理事等头衔和副编审的专业技术职称。所以当有人问我你这一生最难忘的工作是什么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放电影！

电影这个怪物，在地球上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她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画面从平面到立体再发展到环幕电影、动感电影、数字电影，未来还会有4D电影和俯视电影等等，影片材料从胶卷到录像带，再从碟片到激光，变化得令我这个“老电影”说也说不清楚了。人们观看电影的形式也从室外站着看露天电影到进影院坐着观看，再发展到今天的家庭影院，发展速度相当快，我早已跟不上时代了。只是退休后的这几年，我在编写地方志之余，整理翻阅了一些保存完好的电影史料、刊物，偶尔写上几则有关“宁波人与中国电影”的小故事发表在《宁波晚报》《宁波日报》《鄞州日报》《钱江晚报》的副刊上。这些回忆文章，使我重又回到了那个一生中最难忘的、最激情的电影岁月。

2005年6月，在宁波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筹划纪念“电影百年”的活动前，我的老朋友、市电影公司的领导给我打来电话，要我为这次纪念活动编写“中国电影百年知识大奖赛”100题，并指定文字篇幅为《东南商报》一个版面。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100题，内容必须涉及电影的方方面面，还得给组委会附上正确的答案。我虽推托再三，但最后还是卖了老朋友的面子。接着，我翻阅了家中珍藏的几千册电影史料，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终于完成任务交了差。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鄞州电视台、宁波电视台、海曙区文化大讲堂一次次邀我去讲宁波人与中国电影的故事，《宁波晚报》《鄞州日报》《鄞州文史》编辑部一次次约我写一些电影“宁波帮”的故事。几年下来，我想将近年来发表过的文章汇编成《宁波人与中国电影》的书，说一说电影传入中国后，众多的宁波人如何在电影界努力拼搏的传奇故事。

1895年12月28日下午，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第一次公开售票放映了《拆墙》《火车到站》《婴儿喝汤》《水浇园丁》等电影，取得惊人成就。这一天，被电影史学家确定为电影誕生日。从此，被称为“怪物”的电影就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几年后，电影便传入中国，开始了中国的电影时代，也给宁波籍电影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阵地。历史上，宁波涌现出以邵氏四兄弟、柳氏兄弟俩和任氏弟兄为代表的宁波籍电影实业家，以袁牧之、徐桑楚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卓越领导人和以张石川、桑弧等为代表的电影大导演……

在中国电影界，宁波籍电影家群英荟萃，精英辈出。不仅人数多，而且贡献大，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纵观《中国电影发展史》《浙江省电

影志》《宁波电影纪事》等书，“宁波”两字频频亮相。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中国第一家影片公司、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中国第一部彩色立体故事片……宁波电影人取得的成就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诸多第一，宁波人在我国电影一百多年的发展史上建立了难以磨灭的丰功伟绩。电影界老前辈陈荒煤先生在我参加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时对我说：“宁波人为共和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创造了电影发展史上众多的第一。宁波人了不起啊！你若有机会务请抽点时间，研究一下中国电影界的‘宁波现象’！”可是，由于自己水平有限，一直以来没有完成这位老前辈的嘱托。

去年“七一”前夕，鄞州电视台要我讲一讲年轻时参加电影放映工作的故事，录制了15分钟节目。节目接连播了半个月，效果很好。从此，我心中的电影故事之门又一次被打开了。《鄞州文史》主编戴松岳老师更是鼓励我为他的刊物写一下鄞县籍的著名电影人，我接连写了《大导演桑弧》《老厂长徐桑楚》《鄞籍早期电影实业家任矜苹》和《矮柳人的电影传奇》《影坛伉俪乔奇孙景路夫妇》等传记类文章。不久前，宁波海曙区文化馆又邀我为小区居民代表们讲宁波人与中国电影的故事。我想，作为一个“老电影”，我有责任将中国电影界的“宁波帮”介绍给宁波的后人！

编著者

2018年5月

# 目 录

## CONTENTS

序一(胡成伟) .....	001
序二:相蕴(郑传杰) .....	003
自序:我的电影生涯 .....	006

### 第一章 中国影坛领军人物中的宁波人

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人袁牧之 .....	003
上影老厂长徐桑楚 .....	008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林杉 .....	024

### 第二章 宁波籍的电影实业家

邵氏兄弟的电影帝国 .....	029
早期电影实业家任矜苹 .....	032
矮柳人的电影传奇 .....	037
李祖永与永华影业公司 .....	057
电影、出版界巨擘袁仰安 .....	059

### 第三章 宁波籍的著名电影导演

中国电影的开拓者张石川 .....	063
-------------------	-----

导演众多“第一部”电影的桑弧 .....	065
应云卫与革命电影 .....	079
沈耀庭与其一亿多人次的票房纪录 .....	081
导、演俱佳的舒适 .....	083
上影厂第一位高产女导演鲍芝芳 .....	085
电影奇才周星驰 .....	087

#### 第四章 宁波籍的电影编剧

自学成才的电影编剧胡苏 .....	093
著名女编剧张建珍 .....	098
《舞台姐妹》编剧王林谷 .....	100
宝刀不老的编剧沈寂 .....	102
“母豹子”王浙滨 .....	109

#### 第五章 宁波籍的著名电影演员

电影皇后王丹凤 .....	113
影坛“乔老爷”乔奇 .....	125
韩非的喜剧人生 .....	136
专演反角的白穆 .....	149
银幕铁汉张翼 .....	151
大红大紫的王志文 .....	153

#### 第六章 电影界宁波籍的其他名人

电影教育家干学伟 .....	157
早期电影摄影师郑崇兰 .....	159
摄影、录音专家林圣清 .....	161
电影剪辑大师姜兴隆 .....	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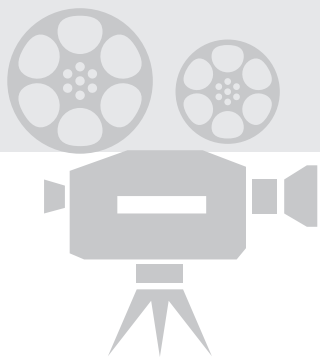
电影洗印专家夏国伟·····	169
著名电影翻译陈涓·····	171

## 附编 宁波的电影拍摄与放映逸事

电影《难忘的战斗》拍摄的前前后后 ·····	175
鄞州农村的电影放映·····	186
红极一时的电影夜市·····	192
影片未到,暂等片刻 ·····	194
爱情电影三十年·····	196
《红楼梦》电影她看了一百遍 ·····	199
怀念电影大导演谢晋·····	201
徐裕德和他的刻纸幻灯·····	205
宁波城区早期的影院·····	207

## 附 录

宁波人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创造的众多第一·····	213
宁波籍电影人名录·····	221
1990年以前在宁波拍摄的较有影响力的电影名录 ·····	228
1949年后宁波农村放映的较受欢迎影片 ·····	230
与数千册电影杂志一起见证历史(史芸飞) ·····	234
后 记·····	236



## 第一章

# 中国影坛领军人物中的宁波人

在 2005 年中国电影百年纪念之际,中国电影界评选出任庆泰、郑正秋、黎民伟、夏衍、袁牧之五人为中国电影开拓者,其中袁牧之就是阿拉宁波人。袁牧之、徐桑楚、林杉、彭厚嵘、吴孟辰……这些宁波人的名字与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谓中国影坛的领军人物。





## 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人袁牧之



袁牧之(1909—1978)

1978年6月30日,那是个特殊的日子,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袁牧之先生仙逝了。我们宁波电影界的同行们相聚在市电影公司,商量着以什么形式悼念这位宁波籍的老领导。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不便赴京吊唁,于是决定向中国电影公司(现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发唁电,并请他们代送花圈。

袁牧之先生可称得上是我国电影事业的祖师爷。1975年,我在省电影学校培训时,班主任孟侠君老师就对我们说起过好多关于袁牧之从事电影工作的故事。后来,我专职搞电影宣传工作,开始搜集关于袁牧之先生的资料,渐渐勾勒出了他传奇的电影人生。

### 童年时显示超凡艺术天赋

袁牧之,原名袁家莱,1909年出生于浙江鄞县南郊杨家桥巷1号的一座大院子里(现海曙区南塘老街袁宅)。袁牧之的父亲袁纲洪那时已61岁,老年得子,喜不自禁,遂取“蓬莱仙岛”之意给孩子取名——家莱。袁牧之6岁时,父亲在一次外出办事时跌了一跤后竟撒手而去。从此家中倒了顶梁柱,袁牧之开始体会到世态炎凉和人情的淡薄。

童年时代的袁牧之聪明伶俐，深得袁家大奶奶的宠爱。奶奶是个有名的戏迷，是城里天然舞台的常客，她常常一边看戏一边给袁家莱讲戏中的故事，教他唱戏中的唱段，故而袁牧之从小就受到艺术的熏陶，并受到文明戏的影响。几乎在所有介绍童年袁牧之的文章中，都有这样一段文字：袁牧之最喜欢的游戏是学演简单的话剧（宁波人称白话戏）。他自己编自己演，自己做主角，还叫家人和邻居来看他表演。隔壁有一对哑巴兄妹，也被他请来配戏：袁牧之讲完自己的台词，又跳过去讲哑小妹的词，然后把哑哥哥的帽子扣到自己头上，表示换了身份，又说着哑哥哥应说的台词，一人分饰三角，忙得满头大汗。邻居们看袁牧之演戏时，往往交头接耳、指手画脚，看不了多久就各自回家了。袁牧之看到这情景，急得跺着脚直叫：“看啊，快来看啊！”这时，唯有袁牧之的大奶奶依然捧场，立即止住要散去的邻里娘姨婶婶们：“阿姨婶婶们，快看，快来看阿拉孙子做戏文呵！”袁牧之见观众们又围拢过来，就高兴地抱拳示谢，继续表演。

1922年，13岁的袁牧之到上海澄衷中学读书，因经常在学校搞一些文艺小品，引起了学校师生的注意。14岁那年，他受洪深组织的戏剧协社邀请参加演出，时为戏剧社唯一的小演员。经过几年锻炼，袁牧之的表演技艺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 导演《桃李劫》一鸣惊人

18岁开始，袁牧之因在一些话剧中的出色表演而受到上海戏剧界的重视。入东吴大学后，又被邀请出演《万尼亚舅舅》等话剧。

1930年，他在田汉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下，接受了进步思想。1934年，袁牧之加入了由司徒逸民等在上海创建的电通影片公司，在司徒慧敏指导下拍摄并主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桃李劫》，获得了进步舆论的一致赞扬。

可以说，《桃李劫》是编剧兼主演袁牧之、导演应云卫、主演陈波儿共同的处女作。这群进步影人带来的是国外最先进的艺术理论，他们让这些理论指导创作实践，最终使《桃李劫》成为有声电影的典范。由陈波儿、袁牧之演唱的插曲《毕业歌》对影片情绪的把握也非常到位。

1935年，继《桃李劫》之后，袁牧之又在电通公司的影片《风云儿女》中扮演了主人公——一个由沉沦到觉醒，最后走上抗战前线的青年——辛白华。同